

## 研究論文

# 釋「『畬』、『客』」

曾燕春\*

新北市永和國小校長

## 摘要

如果客家民系形成於宋朝，以梁肇廷的族群邊界理論，相對於畬族，此時應該有一個已從文化群演變為族群的稱為「客家」的民系，但是在閩粵贛地區至少有一個相對立的，南宋劉克莊的《漳州喻畬》、王象之《輿地紀勝》裡，稱作「畬民」、「山客嶺」的文獻記載，而挾著文化優勢的所謂客家先民，反倒沒有一個族群民系的名稱，理論上說不過去。這種情形，有一種可能，就是當時的族群民系的族稱不叫「客」。有清一朝，臺灣的歷史紀錄並無「客家」的紀錄，「客家」一詞當從大陸播遷至台灣。而在浮雲的紀錄中，或稱客家人的「畬客」一詞，相傳始於順治年間，浙江處州的畬客是明朝中葉畬族遷移高峰的遷入地。往前推算，「客家」一詞的產生最遲不會晚於明朝中葉，甚至可以說伴隨「畬客」之後而產生。綜合族源歷史、音韻演變、詞彙意義、語法語義、民系族稱的演變關係，我們同意浮雲所謂「畬客，或稱為客家人，或稱為畬客人，或稱為畬家人」。從王象之「山客嶺」開始，就已經預示了「畬就是客，客就是畬」的先聲，客家是漢化的

---

\* 曾燕春，新北市永和國小校長。通訊地址：新北市永和區秀朗路一段120號，聯絡電話：02-22326930，電子信箱：yanchuen@ms10.hinet.net

畚族，不無可能。

**關鍵字：**畚、客、畚客、山哈、山客嶺

## Research Article

# Clarification between She and Hakka

Yann-Chuen Tzeng\*

New Taipei City Yonghe National Primary School principals

## Abstract

The origin of the Hakka people is controversial, according to Liang Zhaoting's boundary of ethnic group theory and compare with the history of She ethnic group, if the Hakka people was formed in Song Dynasty, then there should be a specific culture group has evolved into a ethnic group with the name "Hakka" at that time. But in some history books written in Song dynasty, like Liu Kezhuang "Zhang Zhou Yu Yu (漳州喻畚)" or Wang Xiangzhi "Yu Di Ji Sheng(輿地紀勝)", we can find some text sources for She ethnic group and they were called "She Min" or "Shankeshe" in Jiangxi, Fujian, and Guangdong provinces, but we cannot find any text sources of the term "Hakka" in those history books, even usually we think Hakka people has a longer history and cultural advantage than She people. One possible explanation for such contradiction is the Hakka people did not use the term "Hakka" as their ethnic group name in Song dynasty. Similarly, in Qing dynasty, there is no record of the term "Hakka" in Taiwan's history books. So the term

---

\* Yann-Chuen Tzeng, New Taipei City Yonghe National Primary School principals. Address: No.120, Section 1, Xiulang Road, Yonghe District, New Taipei City. Tel : +886-2-22326930. E-mail: yanchuen @ ms10.hinet, net

"Hakka" may originate from mainland China, then introduce to Taiwan since the Qing Dynasty. In Fu-Yun's record or the term "She Ha" used to call Hakka people, supposedly it was originated from Shunzhi cao in Qing dynasty. At the peak of She emigration wave, "She Ha" in Chuzhou of Zhejiang province was the major destination. To trace back as earlier as we can, the origination of the term "Hakka" should be no later than the middle of the Ming dynasty, even we can presume the origination of the term "Hakka" is later but close to the origination of "She Ha". Making a conclusion from the Hakka origin history, phonological evolution, grammar and semantics, and the evolution of ethnic group names, we agree with Fu-Yun's opinion: "She Ha , Hakka, and She are all the same". And long time ago, Wang Xiangzhi said "Shankeshe" may indicate She people and Hakka people is the same in the very beginning. Possibly, Hakka people is the She people melting into Chinese.

**Keywords** : She, Hakka, Sheha, Shankeshe, Shanha.

## 一、前言

歷來對於「客家」的研究，始終認為「客家」是以中國北方南遷的漢人為主，「客而家焉」（羅香林 1992：1）從而在贛、閩、粵大本營生息發展。「客家」這一民系或稱謂的產生，從社會身份的意義演變成為民系族群的意義，則是從清朝咸豐、同治年間廣東西路土客械鬥事件之後產生的名稱，回傳到贛、閩、粵大本營的。然而，翻開移民的歷史，中國北方人移民的遷徙方向不會只有往南，往南的移民也不會只有到達閩粵贛的一支。同樣都是移民、同樣是「客而家焉」的社會身份，怎麼就只有閩粵贛來源的人被稱作「客」民？羅肇錦（1998）在分析了臺灣漳泉鬥的本質實際上是閩客情結的械鬥，從康熙年間的朱一貴事件到乾隆年間的林爽文事件，怎麼客家名稱沒有因為械鬥的原因而回傳到大本營地區？這兩個問題，實際上是二而一的「什麼是客家」的大哉問，也是客家研究的基本問題。

陳支平（1998）從族譜資料、姓氏源流及始遷情況考查，發現「客家人與非客家人的中原居地沒有差別、客家人與非客家人的南遷過程大致相同、客家人與非客家人南遷時同祖而分支、有由非客家漢民分支而成為客家人、也有由客家人分支而成為非客家人、客家人與非客家人呈現的是反覆交錯的遷移，於是得出一個結論：「從血緣源流上去尋找南方『客家』形成的原因，是不可取的」。換句話說，客家民系的形成，不可能肇始於所謂的中原流民的五次遷移；「客家」名稱的濫觴，也不可能是從社會身份的意義突變為民系族群的意義；在臺灣，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反的動亂，包含了多少的閩客械鬥，時間、範圍、規模、牽連都不亞於廣東西路的土客械鬥，當時閩籍視粵籍有具體的稱謂諸如「客」（周鍾瑄 1993：136）、「客仔」（周鍾瑄 1993：148）、「山客」（周鍾瑄 1993：148）、「客子」（藍鼎元 1997：6），尹章義認為這些名詞稱謂雖然是福佬語群對客家人的稱呼，已經是專指民系意義的「客家人」了。（尹章義 2003：21-23）這種形式的土客械

鬥，尚不見「客家」名稱的回傳閩粵贛區，更遑論無具體稱謂的廣東西路土客械鬥了。

既然「客而家焉」的血緣源流不足以解釋客家的形成，另闢蹊徑就是必然的選擇。施聯朱在進行民族識別工作時，提出「民族民稱是進行族別研究首先碰到的問題」所以要「重視民族名稱的調查研究與歷史來源的追溯」。(施聯朱 2003：22)對於什麼是「客家」？本文就從客家民系的族稱上，提供一些的論點，權續貂尾。

## 二、客家民系族稱溯源

「斯達林 1913 年在《馬克思主義和民族問題》一文中說：『民族是人們在歷史上形成的一個有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及表現於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的穩定的共同體』」。<sup>1</sup>作為一個民族或族群民系，基本上必須符合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及共同心理素質這四個要件。其中作為民族形成的物質基礎的共同地域尤其重要。(施聯朱 2003：27)

很顯然，民族的共同語言、經濟生活和心理素質這三個特徵，只有在共同地域基礎上才能形成和發展起來。也就是說，共同地域對於其他民族特徵的形成有著重大影響。只有借助於長期穩定的共同地域，共同語言才能出現，共同經濟生活才能形成發展，共同心理素質才能得以熔鑄、昇華，沒有一個基本統一、連成一片、相對穩定的共同地域提供民族共同體生息、蕃衍，民族的其他特徵就無從談起。(施聯朱 2003：27)

不會有人用這四個要件去質疑客家作為一個民系的合理性。但是作為客家形成的物質基礎的共同地域-----閩粵贛邊區，卻有另外一群人叫做「畬」的民系在那邊生息、繁衍。考究畬族的歷史朱希祖(1992)說：

---

<sup>1</sup> 轉引自施聯朱，2003，《施聯朱民族研究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頁 25。

然則今廣東東部客家未遷入時之地主，蓋多為畬族，亦即獠族，推而上之，亦即獠族粵族越族，秦漢總稱百越，而古代總稱曰蠻，即今廣州之漢族由秦漢晉代遷入者，推其以前之地主，蓋亦不外此族也。

原來北方漢人遷入閩粵贛形成客家之前，畬族已經是閩粵贛區域的居民，而作為族群邊界的語言：畬族人民 99%<sup>2</sup>以上使用漢語客家方言（羅美珍 1980）或畬客同流的漢語畬方言（趙則玲 2004）。「畬」與「客」在共同地域和共同語言的重疊下，對於客家民系族稱的溯源就不能只從客家單一面向討論，必須結合畬族的族稱一起參照討論，才能得出一個較為完善的輪廓。以下按原客、原畬、釋畬客分別敘述。

### （一）原客

清領時期，臺灣「閩主粵佃」是普遍的現象，造成這種情況的主要原因是粵人的「隔省流寓」，於是「隔省流寓」<sup>3</sup>的粵人就被稱為「客人」。（李文良 2011：11-29）羅烈師申明：

在臺灣特定的政治經濟背景下，地方仕紳藉由義民信仰，在十九世紀中期確立了粵人認同；這一認同至十九世紀末與二十世紀初，進一步以粵人為線，將原來他稱的客人（kelang，即 guest people）轉化為客人（Kelang，Hagnging<sup>4</sup>）之自稱（羅烈師 2006：318）。

秉持的論點是：社會身份到族群民系的轉換。然而，成書於康熙六十一年（1692）的《東征集》中，藍鼎元（1997）在〈諭閩粵民人〉裡有這麼一

<sup>2</sup> 另外 1%的畬族在廣東惠東、海豐、博羅、增城說著漢藏語系苗瑤語族苗語支的畬語。見毛宗武·蒙朝吉，1986，《畬語簡志》。北京：民族出版社。頁 5。

<sup>3</sup> 因學額之爭引發的隔省流寓的問題，總是伴隨著主、佃或主、客的對立而產生，這不獨在臺灣，在中國大陸也所在多有。所以隔省流寓與主客對立是二而一的問題。

<sup>4</sup> Hagnging 是客人的記音，當作 Hagngin。

段話：

汝等漳泉百姓但知漳泉是親，客莊居民又但知客民是親；自本鎮道府視之，則均是台灣百姓，均是治下子民，有善必賞，有惡必誅，未嘗有輕重厚薄之異。即在汝等客民，與漳泉各處之人，同自內地出來，同屬天涯海外、離鄉背井之客，為貧所驅，彼此同痛。（藍鼎元 1997：80-82）

這一段文字用現在的族群理論來詮釋，藍鼎元（1997）說出來的是：族群認同是有層次性的，當認同的層次拉高，範圍擴大，客民與漳泉之人，同屬天涯海外、離鄉背井之客。藍鼎元（1997）沒有說出來的是：既然大家都是同樣身份的客，卻還有一個叫「客民」的群體，這個客就絕不會大家都一致的社會身份，而是「物以類聚，人以群分」的不同族群的稱呼了。

歷史文獻中的確有很多地方對於「客」的描寫，是指稱「客戶」、「客佃」的「客」，但更多時候他是一個族群民系的標記。

## 1.客

（1）成書於康熙五十六年的《諸羅縣志》記載：

佃田者，多內地依山之獷悍無賴下貧觸法亡命，潮人尤多，厥名曰客；多者千人、少亦數百，號曰客莊。（周鍾瑄 1993：136）

「佃田者」是社會身份的挑明，「潮人」說明地域來源，「客」就是這一群人的群體名稱了。

## 2.客人

（1）而成書於康熙五十八年的《鳳山縣志》記載：

自淡水溪以南，則番、漢雜居，而客人尤夥；好事輕生，健訟樂鬥，所從舊矣。（陳文達 1993：80）



「番、漢雜居，而客人尤夥」意味著與番人雜居的漢人之中（閩客皆有、主客不分）客家人尤其的多。從「番」、「漢」等民族民稱的對舉中，特意指稱漢民族底下的一群人「好事輕生，健訟樂鬥」，有別於漢民族底下的另外一群人，「客人」可以很明顯的為族群民系的稱謂。

(2) 成書於康熙五十九年的《臺灣縣志》載：

客人多處於南、北二路之遠方；近年以來，賃住四坊內者，不可勝數。（陳文達 1993：60）

臺灣縣是臺灣府轄縣，故而《臺灣縣志》可說是以閩人為核心的觀點書寫，南、北二路的「客人」，自是異於閩人的群體。

尹章義以「康熙二十三年在台灣設置一府三縣之前，戶籍上的主、客之分尚未形成」，「當時台灣漢民為『寄籍』而非『土著』」，這些「客」、「客人」指的就是民系意義上的客家人。（尹章義 2003：20）歷史的考據自然無可辯駁，從文意上的推敲，也可以得出相同的論點以為佐證。閩浙總督覺羅滿保就完全意識到這種族群的不同：

查台灣鳳山縣屬之南路淡水，歷有漳、泉、汀、潮四府之人，墾田居住。潮屬之朝陽、海陽、揭陽、饒平數縣與漳、泉之人語言聲氣相通，而潮屬之鎮平、平遠、程鄉三縣則又有汀州之人自為守望，不與漳、泉之人同夥相雜。（覺羅滿保 1993：343）

而造成這種不同的原因，是基於民族形成的一個關鍵的因素：語言聲氣。

### 3. 客民

(1) 《重修鳳山縣志》載：

竊惟臺灣一郡為閩省海疆重地，番黎雜集，奸良不一。惟粵潮客民往臺耕讀急公好義。（王瑛曾 1993：346）

「惟粵潮客民往臺耕讀急公好義」這一句話透露兩個訊息：一是「粵潮客民」指的是廣東潮州的客家人；二是「往臺耕讀急公好義」指出在往臺灣遷移之前的廣東潮州就已經有指稱民系意義的「客民」稱謂了。

(2) 《臺海史槎錄》載：

雍正癸卯秋，心武里女土官蘭雷為客民殺死，八歹社、加者勝眼社率領翻眾數百，暗伏東勢莊，殺死客民三人，割頭顱以去。(黃叔璥 1996：152)

臺灣移墾史中，無法否定在漢墾區裡有誤「將番田園亦照民例報陞」而產生番業戶(施添福 2001：92)，致使與番業主形成相對的「客佃」、或「客戶」，但那是在墾耕過程中耕佃關係中的對照。在這裏，殺死土官或被番眾殺死的「客民」，不以漢民為稱，逕稱「客民」，這是將「客」提升為族群民系標記的顯證。

(3) 藍鼎元〈閩粵相仇諭〉：

漳、泉、海、豐三陽之人經過客莊，客民經過漳、泉村落，宜各息前怨、共敦新好，為盛世之良民。(藍鼎元 1993：353)

這段文字寫作的目的是曉諭閩粵相仇的化解，而其前提是閩粵已然相仇，這頗符合我者與他者二分的族群邊界理論(梁肇廷 2015：25)，在相互競爭中，從文化群演變成族群，有意識地區別我群與他群，族群民系的稱謂，他稱或我稱及伴隨而生。

#### 4. 客子

(1) 藍鼎元在〈六月丙午大捷攻克鹿耳門收復安平露布〉文裡說：

朱一貴以飼鴨鄙夫，狡焉倡亂。杜君英以傭工客子，肆其狂謀。(藍鼎元 1997：6)

對照上述〈諭閩粵民人〉的文字來看，這兩段文字出自被雍正皇帝譽為「籌台宗匠」的漳浦畚族藍鼎元之手（王建紅 2011），頗耐人尋味。藍鼎元站在有清官方統治著的立場，當閩客鬥只為地方安寧的綏靖問題的時候，看漳、泉與客同屬「天涯海外、離鄉背井之客」，表現的是一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阮元校刻 2009：1358）的氣度，而使用中性的「客民」稱呼。但當動亂升高且擴大到足以危及到王朝的統治基礎時，與「鄙夫」相對應的「客子」名稱也順理成章地出現。藍鼎元沒有說出來的、潛藏的語言似乎也明示了，有一個叫做「客」的族群站在漳、泉人的對立面。

## 5. 客仔

（1）周鍾瑄《諸羅縣志》：

尚巫，疾病輒令禳之。又有非僧、非道，名客仔師。（周鍾瑄 1993：147）

（2）周鍾瑄《諸羅縣志》：

各莊佣丁，山客十居七、八，靡有室家；漳、泉人稱之曰客仔。（周鍾瑄 1993：148）

（3）黃叔璥《臺海使槎錄》：

南路淡水三十三莊，皆粵民耕墾。辛丑變後，客民（閩人呼粵人曰客仔）與粵人不相和協。（黃叔璥 1996：93）

「客仔」同「客子」一樣，「子」與「仔」是語言學裡的後綴，因為仔尾後綴的增加，使得中性的詞句有侮辱輕蔑的意涵。黃叔璥很明白的說明「閩人呼粵人曰客仔」，故知「客仔」同「客子」均源於閩客對立之下，漳、泉之人對非其族類的「客」人的蔑稱。

## 6. 獠、狃

「獠」與「犵」是咸豐四年至同治六年廣東西路土客械鬥的產物：這次鬥案，據同治四年六月總督（兩廣）瑞麟巡撫（廣東）郭嵩燾會奏查辦土客案疏，謂「論事之緣起，為匪者土民，助官攻匪者客民，客民順，而土民逆；論事之終竟，為非者亂民，與士紳無與，客民因以土匪為仇而助官，其蓄意已深；因剿匪而戕及士紳，柯蔓無已，其圖殺尤慘；迨誌竄踞廣海寨城，至於抗官犯順，是土民順而客民又逆，」。這可說是持平之論，乃本地係諸人的紀錄，則逕稱該次參與械鬥的客民為客賊，《新會縣志》更稱他們為獠賊，吳大猷等修《四會縣志》以中文無犵旁客字，乃以『或曰客乃犵之訛』釋之，此等輕薄無稽的惡語，自然不能不惹起學術言論界的反動。（羅香林 1992：3-4）

羅香林（1992）的敘述將「獠」與「犵」產生的來龍去脈詳贍的托出，「獠」字剔除侮蔑的「犵」字旁之後，還原的其實就是一個族群名系的「客」。

## 7.客莊

上文藍鼎元在〈諭閩粵民人〉裡、1、(1)、3、(3)之引文外，還有多處記載，這裏再引二則：

(1)《重修鳳山縣志》載：

凡流寓，客莊最多，漳、泉次之，興化、福州又次之。（王瑛曾 1993：55）

(2)《臺灣縣志》載：

臺無客莊（客莊，潮人所居之莊也。北陸自諸羅山以上、南路自淡水溪而下，類皆潮人聚居以耕，名曰客人，故莊亦稱客莊。每莊至數百人，少者亦百餘，漳、泉之人不與焉。以其不同類也），比戶而居者，非泉人、則漳人也。（陳文達，1993：57）

毫無疑問的是「客人所居，故莊稱客莊」，「漳泉之人不與，以其不同類」。這個「類」反映的是覺羅滿保的「語言聲氣」的類，是族群民系的類，而不是社會身份的類。

## 8.山客

除了上文 5. (1) 周鍾瑄的《諸羅縣志》有記載外，這裏再舉一個用例：

(1)《重修鳳山縣志》載：

各莊冠、婚、喪、祭，大略相倣。惟潮之大埔、程鄉、鎮平諸山客，其俗頗異；禮節皆以簡為貴，略去者十之六、七。(王瑛曾 1993：54)

「山客」一稱源自於客家人山居的特性。日本學者伊能嘉矩說：閩屬之分布區域，主要在海岸平野地區。粵屬之分布區域，主要在山腳丘陵地區。換言之，閩屬之勢力範圍集中於平野地區，粵屬之勢力範圍集中於丘原地區，而持續其情形。(伊能嘉矩 1991：191)

學者常以為閩人靠海、客人居山的分佈情形是日本學者伊能嘉矩的創見，殊不知，隨著福康安平定林爽文事變的鄭光策，在乾隆五十二年（一七八七）的〈上福節相論臺事書〉中說：

按全台大勢，漳泉之民居十之六七，廣民在三四之間。以南北論則北淡水南鳳山多廣民，諸彰一邑多閩戶；以內外論，則近海數漳、泉之土著，近山多廣東之客莊。(尹章義 2003：18-19)

即已發現閩客在台灣得分布大勢。王東調查研究了明代大本營地區各州、縣的人口、土地數字與的田地山塘記載後認為：「以小盆地（贛南）和梯田（閩西、粵東北）為基礎的農耕生活，最遲在明代已成為客家地區最典型的工作方式」。(王東 1998：187)而羅肇錦指出：「客家人是山的民族，是長久以來都住在閩、粵、贛山區的『山民』」

(羅肇錦 2007：頁 237-239)。在閩粵贛的大本營如此，在台灣亦復如此，似乎成了客家人的標誌，施添福就認為這是「依據原鄉生活技能選擇新鄉的居住和開墾地點的結果」(施添福 2001：53)。但與其說因為居山而叫「客」，毋寧說因為「客」人居山而叫「山客」。

上述的「客」、「客人」、「客民」、「客莊」，是史志記載，屬於他者的書寫，是他稱。「嘉慶十三年(西元 1808)，和平徐旭曾掌教惠州豐湖書院，以東莞博羅，土客械鬥，乃召集門人，告以客人來源，及其語言習俗所以不與粵內其他漢人相同的緣故」(羅香林 1992)，是自我的雜記，反應的便是自稱。其文字如下：

(宋元之際)粵、閩、贛、湘邊境，毗連千數里之地，常數十里無人煙者，於是遂相率遷居該地焉。-----所居既定，各就其地，各治其事，披荊斬棘，築室墾田，種之殖之，耕之獲之，興利除害，休養生息，曾幾何時，遂別成一種風氣矣。粵之土人，稱該地之人為客，該地之人亦自稱為客人。(謝重光 2007)

走筆至此，「客」作為一個族群民系的族稱，其輪廓已然逐漸清晰。梁肇廷(2015)指出：

正像奧蘭多·派特森(Orlando Patterson)所論證的那樣，一個有意或無意地共享一種共同文化與傳統的群體，只能被看作為是一個「文化群」。只有當他們在與其他群體競爭時，他們有意識地選擇一些共用的文化標記以增強凝聚力和進行社會動員，從而提高該群體分享社會資源的能力，或把生存威脅降到最低的時候，這個文化群體才會變成『族群』。-----弗雷德里克·巴斯(Frederik Barth)-----他認為族群並不是在一種社會文化的「孤立」(isolate)狀態下產生的，他只有在一個群體與其他群體交相互動之後才會形成。他稱之為「族群邊界」(ethnic boundary)的「我者與他者」的二分法，是「族群」這一概念的本質特徵。(梁肇廷 2015：24-25)

我者與他者的二分是族群邊界的紅線，當非我族類的「客仔」、「客子」、「山客」等名稱甚至是「獠」、「疍」出現的時候，客家已然不是遺世獨立的文化群，而是一個與其他群體相競爭的族群民系，他的名稱是「客」或是說「客家」。

## 9. 客家

關於「客家」這一稱謂，以筆者苗栗四縣客的經驗來說，自幼只有聽聞與言說下列說法：

僱係客人〔ŋai<sup>11</sup> he<sup>55</sup> hak<sup>2</sup> ŋin<sup>11</sup>〕：我是客人（客家人）

僱講客話〔ŋai<sup>11</sup> gon<sup>31</sup> hak<sup>2</sup> fa<sup>55</sup>〕：我講客話（客家話）

未曾聽說與使用“客家”一詞，這頗符合在臺灣有清一代並無“客家”一詞的文獻紀錄。

謝重光（2007）根據阮元《廣東通志》卷 93 引《長寧縣志》：「方言有二，一水源音，一客家音。相傳建邑時人自福建來此者為客家，自江右來者為水源」；及《永安縣志》：「縣中雅多秀氓，其高、曾祖父多自江、閩、潮、惠諸縣遷徙而至，名曰客家。比屋誦讀，勤會文」，確認「客家」稱謂的出現。同時又根據成書於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的《香山縣志》：「其調十里而殊，故有客話、有東話，客話自城內外及恭常之半為一，通於四境」，認為「客話」就是客家話，而講「客話」的方言群就是客家人，因此辯證出「客家」的稱謂，最遲不會晚於明朝中葉的嘉靖年間。（謝重光 2007：22-25）

謝重光（2007）的辯證具有很強的說服力，「客家」這個稱謂終究會因為文化群轉變成族群的時候伴隨而生。這裏產生了一個問題必須澄清，上述的「客人」、「客民」、「客子」、「客仔」、「山客」、「客家」等稱謂，可以概分為三類：「客人」、「客民」、「客子」、「客仔」是一類；「山客」是一類；「客家」又是一類。從構詞的方式來看，無論是



複合或派生，其核心詞素是「客」，第一類（不管其侮蔑意涵）可以理解為客家人或客家人民；第二類可以理解為住在山裡的客家人，也可以理解為民系族稱；第三類是最後形塑的定名，是延續至今的客家民系的族稱。大家理所當然的接受“客家”這個稱謂的時候，我們不禁要問：核心詞素的「客」可以像其他族群民系的名稱一樣，維持一個單字詞，如滿族、苗族、回族等等，為何會變成「客家」？為什麼是「家」字跟「客」字結合？為什麼不是延用「山客」而另外建構「客家」的？

作者試圖提出了一個客家民系族稱的建構關係：

### (1) 客→山客→0

客→山客→0 比較好理解，「山」本身具有封閉、落後、無知的感情色彩，「山客」不啻是山野鄙夫的隱意，不管任何族群、任何民系都不可能接受一個有鄙視意味的名稱。

### (2) 客 hak+a→客家 hakka

客 hak+a→客家 hakka 必須從語言學的層面探討，其建構的完成歷經以下幾個過程：

#### 第一、hak+a：

羅肇錦指出：

狹義的後加成分，除了能夠限制詞的特性以外，必須詞尾沒有獨立的意義，在語法中相當於助詞成分，這種詞尾才算是正規的後加成分。依此標準來看狹義客語的詞尾，最常用的是〔e<sup>31</sup>〕（羅肇錦 1984：84-85）

語法描寫上〔e<sup>31</sup>〕是客語最常用的名詞詞尾，實際語用上，能夠限制詞的特性以外，又沒有獨立的意義後加成分，還有一個〔a<sup>11</sup>〕，當名詞加上〔a<sup>11</sup>〕，有特別指稱前面名詞的意涵，這種情形非常普遍。



例如：特別指稱「褲子」就說〔fu<sup>55</sup> a<sup>11</sup>〕、特別指稱「鏡子」就說〔kian<sup>55</sup> e<sup>31</sup> ia<sup>11</sup>〕。於是客家人在特別指稱「客」的時候，就說〔hak<sup>2</sup> a<sup>31</sup>〕。

## 第二、hak+k+a：

「無論哪種客語的名詞詞尾都會有韻尾延展 (coda spreading) 的情形發生，換言之，只要是名詞有韻尾，則該韻尾（不論是元音韻尾或輔音韻尾）都會延伸而成為名詞詞尾的聲母」。（古國順等 2005：366）

族群民系族稱的「客」是名詞，其韻尾延展成為 hak+k。

## 第三、hak+ka：

〔hak〕的韻尾〔k〕延展後加上後綴〔a〕成為〔ka〕。

## 第四、hak<sup>2</sup>+ka<sup>24</sup>→「客」「家」：

同〔e〕有〔<sup>31</sup>〕、〔<sup>11</sup>〕二個條件音讀，〔a〕也有〔<sup>11</sup>〕、〔<sup>24</sup>〕二個條件音讀，而且讀〔<sup>24</sup>〕的時候，除了特別指稱前面的名詞外，比讀〔<sup>11</sup>〕時有更加強調的意味。〔ka<sup>24</sup>〕對應到漢字，剛好有一個指稱特定群體的「類後綴」（呂叔湘 2005：41）「家」字可用，於是 hak<sup>2</sup>+ka<sup>24</sup>→「客」「家」。

## 第五、「客」「家」〔hak<sup>2</sup>+ka<sup>24</sup>〕→hakka

「在音系平面上，官話由前加綴到後加綴的轉變，伴隨著重音上的輕重格 (iambic) 詞的消失和重輕格 (trochaic) 詞的產生。輕重格的重音模式顯然適合於前加綴型態，而重輕格則更適合於後加綴型態」（沙加爾著；龔群虎譯 2004：17）。

沙加爾的這段文字雖然是對官話而說，但漢語方言不同程度地受官話影響，也有同樣的條件反應。「客家」〔hakka〕，因為「熔合型」（沙加爾著；龔群虎譯 2004：18）後綴的形式，使得「客」與「家」

從派生關係意義化為複合關係，「客家」〔hakka〕終究完成為客家民系的專指名稱。

### (3) 客仔 ke<sup>?</sup> a → ke+k+a → ke+ka → ke 家 → 客家 hakka

上述第二種建構關係，若說是客家文化群轉為族群過程中，自覺性的建構過程，第三種建構關係就是建立在族群衝突的蔑稱被動關係。謝重光研究指出：

早在大陸原鄉，客家語福佬兩個族群就以積不相能，由於語言不通，習俗不同，以及實際利益的爭奪，彼此產生不少猜忌和仇怨，“客家”、“福佬”之得名，分別是被對方作為鄙稱罵出來的，原來都帶有強烈的貶義。(謝重光 2013：8)

不同於董忠司的意見<sup>5</sup>。我們再以謝重光(2013)的研究來證明，謝重光引用台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明清史料丁編》8，第795頁後說：

朱一貴部屬的供詞，也證實了造反武裝對下淡水客家武裝的侵擾和進攻。有一名朱一貴部下供稱：“大兵進鹿耳門，□□□□□南淡水與客仔廝殺，打敗了，逃往瑯嶠。”又朱一貴部將王忠的手下王拔供稱：“六月初間，同王忠去南淡水征客仔，十九日輸了，二十日同王忠坐一只船出海。”“與客仔廝殺”、“征客仔”，這樣的語氣，反映了福佬人對客家人的蔑視和仇恨。(謝重光，2013：10)

明白了「客仔」的產生，「客仔」到「客家」也就有一條演變的路徑，其建構的過程仍有幾個步驟：

#### 第一、客仔 ke<sup>?</sup> a：

由於閩客情節的衝突，嚴重的表現在流血械鬥，輕微的表現在言

<sup>5</sup> 董忠司於論文評論時認為「客仔」像一般物品加「仔」尾一樣，沒有貶意。

語蔑稱。「客仔」一詞就是閩南族群對客家族群的蔑稱。「客仔」閩南語為〔ke<sup>ʔ</sup> a〕，其語音結構與客語的 hak+a 非常類似，不同的是客語的「客」有〔k〕輔音韻尾，而閩語是〔ʔ〕喉塞韻尾；客語是鬆散結構的〔a〕後綴，閩語已經透過融合結構成為派生詞「客仔」了。接下來的演變過程

第二、客仔 ke<sup>ʔ</sup> a→ke+k+a

第三、客仔 ke<sup>ʔ</sup> a→ke+k+a→ke+ka

可以說走的和第二種建構關係的第二第三步驟是一樣的途徑。需要說明的是第四步驟。

第四、客仔 ke<sup>ʔ</sup> a→ke+k+a→ke+ka→ke 家

當形成 ke+ka 的時候，對應漢字是「客家」二字，而「客家」閩語發音為〔ke kie〕，以元音和諧的條件來看，似乎讀〔ke kie〕較合乎語音發展規律，然而卻讀〔ka〕，這個現象有兩種解釋：第一，像「客兄」一詞的原詞「契哥」，是閩語的〔kie〕加客語的〔ko〕組合而成，「客家」在這階段由閩語的〔ke〕家客語的〔ka〕結合而成；第二，從閩客方言的對應關係中：客方言與閩語對應的是閩語的文讀字，所以，「客家」就不讀〔ke kie〕，而讀〔ke ka〕。

第五、客仔 ke<sup>ʔ</sup> a→ke+k+a→ke+ka→ke 家→客家 hakka

閩語從「客仔」這個派生詞，因為〔a〕的融合型後綴，加上對應文讀字的客語「家」字，在保留「客仔」這個蔑稱的同時，也不得不承認從派生關係意義化為複合關係的「客家」〔hakka〕，於是客家終究完成為客家民系的專指名稱。

## （二）原畚

根據謝重光的研究可以知道，從一開始客家這個民系就不叫「客家」，上面的敘述可以得出一個論點：所有關於客家的名稱，都是與

核心詞素「客」組合而成，「客」可以說是客家民系初始的名稱。就以謝重光的推論：「客家」名稱產生的下限為明朝中葉為準，明朝中葉以前未見有以「客」來指稱客家民系的文獻紀錄。學界的研究，客家民系的形成有南北朝說（房學嘉 1996）、有宋朝說（羅香林 1992）、有明中葉說（陳支平 1998；王東 1998）等。如果民系的形成，象徵封閉的文化群轉化成開放的族群，很難想像與其他群體頻繁接觸、競爭合作的一個群體沒有他稱或自稱的族稱。

推究歷史，在閩粵贛邊區這個形成客家的共同地域，同時也是形成畚族的共同地域，畚與客在數百年的重疊中，很難說他們之間沒有任何的瓜葛、任何的淵源關係，一般研究都認為別有一隻所謂的「客家先民」與畚族相對待，我們實在很難想像，在我者與他的的二分中，還有一支與畚族對立的群體，尤其是挾帶著高度文化的移民與畚族相對待竟無「客」這個名稱。而當畚族還有「畚客」一稱的時候，我們高度懷疑畚就是客，客就是畚。所以謝重光就說：「『客子』、『客家』之客，不是主客之客，而是畚客、山客之『客』」。（謝重光 2007：25）以下就從與畚相關的一些名稱繼續討論：

## 1. 畚

「畚」是唐宋時期在閩粵贛邊區形成的一個民系。歷史文獻中以「畚」字和其他字結合，以指稱畚族人民的紀錄所在多有。

（1）宋劉克莊〈漳州諭畚〉《后村大全集》，卷 93：

畚民不役，畚田不稅，其來久矣。（徐規 1962：57）

（2）宋文天祥〈知潮州寺丞紅公行狀〉《文山全集》，卷 11：

潮與漳、汀接壤，鹽寇、峯民群聚剽劫。（徐規 1962：57）

（3）明謝肇淛《五雜俎》：

吾閩山中有一種畚人。（徐規 1962：57）

## (4) 胡曦《興寧圖志考》峯人：

峯，本粵中俗字，-----或又書作畚字，土音并讀近斜。(羅香林 1992：74)

## (5) 鄺露《赤雅》：

獠名峯客，古八蠻之種。

## (6)《永春縣志》：

北宋建中靖國元年（公元 1101 年），山僧普足在逢萊山清水岩“築室時，有畚鬼穴其中”。(陳元煦 1987：119)

像這樣用「畚」、「峯」交互稱呼「畚人」、「畚民」、「畚客」、「畚官」的文獻記載，自南宋王象之的《輿地紀勝》以來，不勝枚舉。上面引文中出現一個「峯」字，雖然胡曦認為「峯」是粵中俗字，又作畚字。但其中還是有所分別。明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廣東下引《博羅縣志》：

其在邑者，俱來自別境，椎結跣足，隨山散處，刀耕火種，采實獵毛，食盡一山則他徙。粵人以山林中結竹木障復居息為峯，故稱獠所止曰峯。(徐規 1962：57)

清屈大均《廣東新語》「峯人」：

峯，巢居也。

北宋陳彭年《廣韻·九麻》：

畚，燒榛種田。又音余。(陳彭年等 2001：165)

無可懷疑的是「畚」與「峯」都是指稱居住在閩粵贛邊區的一群人，只是視角不同，分別以耕作的形式「畚」或居住的形式「峯」來指稱這一群居民。但是別忽略了一個問題，畚族是一個沒有文字的民族，以他者漢人的旁觀角度，用可見的形式（耕種方式或居住屋宇）

來為這個族群命名，真的就是「畬」族族稱的原始意涵嗎？筆者認為，要還原「畬」或「輦」的確切所指，不能從字形下手，而要從字音推溯。沈兼士說：『蓋文字孳乳，多由音衍，形體異同，未可執著』。（陳保亞 1999：206）我們現在就從字音推導，還本溯源「畬」的確指。

上文提及《廣韻》：畬，燒榛種田。又音余。朱希祖在給羅香林的《客家研究導論》寫序的時候，對於「畬」的音讀，有一些分析內容看起來無關緊要，但卻有決定性的關鍵樞紐：

由此觀之，則畬本從余聲，應讀若余，為魚韻字，音變為奢，則為麻韻字，唐以前之音，不過如此而已，至宋以後，則興寧讀畬若斜，雲和讀畬若蛇，則為變之又變，然總不離其宗也，至字形之變為輦為畬（從番從入），猶賒變為賒，茶變為荼，衡之六書，所謂無以下筆者也。余考定畬之本音為余，則畬蠻之在古代為何族，乃可得而言。竊謂越變為粵，又變為繇，繇又變為獠為畬，皆所謂一聲之轉。越粵繇三字，皆見於漢代，而音變為奢為獠，在唐以前似未嘗見，是獠之名起於唐，其所以變為畬者，以其刀耕火耨，遂被以此名，而其聲仍與越粵繇等字相近也。畬之名，或亦起於唐歟。是繇變為畬，雖為音變，然尤以其事名之也。至繇變為獠，蓋為漢人所輕視，而故被以此名。若正其名，獠當稱為繇為粵為越，畬亦然，為畬字尚無惡意，若改為畬（從番從入），則亦有輕侮之意矣。（朱希祖 1992：VI-XI）

朱希祖的這幾段文字，透露著幾則訊息：

第一、連繫著畬族的族源考證。

朱希祖對於畬族的族源有著一個線性的推論：

畬（從番從入）←畬←獠←繇←粵←越，基本上反映了游文良（2002）所說古代畬語包含了古壯侗語和古苗瑤語的成分，畬族先民與說壯侗語民族及苗瑤語民族的祖先有關。而音余的畬「其聲仍與越粵繇等字相近」，就是畬族未從瑤分化出來前的族群名稱。

## 第二、考究了畚字的音讀起源。

朱希祖的考定「畚」的音讀可以用下圖表示：

畚：→余（本音）以諸切，喻母三等魚韻

→奢（變音）式車切，審母三等麻韻→斜：以遮切又似嗟切、喻

母三等麻韻

→蛇：食遮切又音它，神母

三等麻韻

唐以前

宋以後

朱希祖認為「畚」字式車切的變音，唐宋以來卻是主要的音讀。唐劉禹錫〈竹枝詞〉《劉賓客文集》卷 27：

山上層層桃李花，雲間煙火是人家；銀釧金釵來負水，長刀短笠去燒畚。（徐規 1962：57）

「花」、「家」、「畚」的押韻可以說明。

## 第三、以其事名之。

音衍為「畚」或「輦」，朱希祖認為是以事名之。這就產生視角不同而有不同的衍生。「畚」是就耕種方式說的，「輦」是就居住方式說的，不論是刀耕火種的「畚」或結竹木障復居息的「輦」，除了指的是同一群人之外，更指的是「畚」與「輦」的經濟生產所在丘陵地-----山，從詞意的擴大引申意義上講，畚＝輦＝山。我們若從他族對於畚族人民的蔑稱中，更可以知道，甚至反映在族稱的蔑稱中，都由於音衍的關係。王克旺說：

統治階級極力醜化歧視畚族人民，妄稱之“蛇客”、“蛇客婆”，污蔑畚族人民的起義為“蠻亂”、“山賊”、“山寇”等，

以示畬族“不侔於人類”。(王克旺 1980: 86)

浮雲的《畬客風俗》也說：「畬音蛇」(浮雲 2003: 11)。其中的「蛇」的音讀是朱希祖所謂「變之又變」的音與義。由此可見，族群邊界裡我者與他者的二分，還可以反映在音衍孳乳的字形之中。

## 2. 山哈

畬族人民自稱「山哈」(蔣炳釗 1983: 76)，許多學者解釋為「山裡的客人」，如果從李白「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光陰者百代之過客」詩性的智慧角度看，每一個民族每一個人都是客人，何必畬族才是。所以「山哈」解釋為山人即居住在山裡的人就可。不必強為解人，美化解釋為山裡的客人。「山」字是漢字音義，不必解釋，「哈」字卻只是記音，而且是近從畬語的〔ho (哈) ne (人)]、哈尼語稱「山」為〔xɔ<sup>55</sup>t<sup>h55</sup>] 稱「山坡台地」為〔xɔ<sup>55</sup>t<sup>h55</sup>lo<sup>31</sup>k<sup>h</sup>o<sup>55</sup>]，遠從《新唐書》的「和蠻」、「和夷」演變而來。(羅肇錦 2016: 34-45) 這一點羅肇錦辯之甚詳，「山」與「哈」組合成合璧詞「山哈」。

## 3. 山客

根據林清書的研究，桂林山羊隔畬族說的是一種「山客話」，這是「山客」與「畬」有相關聯繫的一個名詞。

對於“山客”，房學嘉另有看法：

客家之「客」是他稱，不是自稱。古越族移民大都居山，一些為逃避賦役的漢人也居山入越。漢族人及漢化較早的荊楚人、吳越人等稱這些居山的越人、漢人為「山客」。而古「山客」之客即今天客家之「客」。(房學嘉 1996: 203)

徐規說：

不管是側重於居住型式的“峯”字或著眼於農耕技術的“畬”字，都與畬族人自稱為“山客”音 (shan ha) 有關係，因山和“畬”



音相近，而山客兩字急讀仍和畚音不遠。(徐規 1962：58)

徐規這段文字引出兩個待解決的問題，一個是「山哈」如何演變成「山客」，另一個是「畚客」如何演變成「山客」。這裏先討論「山哈」演變「山客」的問題。

羅肇錦認為：

從游文良《畚族語言》所採錄今天福建潮州及閩東一帶僅存的畚族語，「客」字音讀為：福安念 haʔ<sup>5</sup>、福鼎念 haʔ<sup>5</sup> 羅源念 haʔ<sup>5</sup>、三明念 haʔ<sup>5</sup>、順昌念 haʔ<sup>5</sup>、華安念 haʔ<sup>5</sup>、貴溪念 haʔ<sup>5</sup>、蒼南念 haʔ<sup>5</sup>、景寧念 haʔ<sup>5</sup>、麗水念 haʔ<sup>5</sup>、龍游念 haʔ<sup>5</sup>、潮州念 haʔ<sup>5</sup>、豐順念 haʔ<sup>5</sup>、潮畚 heʔ<sup>5</sup>、豐畚 heʔ<sup>5</sup>。(游先生所記畚話的「山」已經用採用官話唸 san1) 這是畚族的稱呼由「哈」變「客」的轉折關鍵，重點在畚語「哈」(ha) 與「客」(haʔ) 同音，所以本來稱「山哈」的畚族，變成稱「山客」的客族。這又是「畚即是客，客即是畚」的明證。(羅肇錦 2016：34-45)

直接認為「哈」〔ha〕與「客」〔haʔ〕同音，是將畚語「客」之後的喉塞尾〔ʔ〕、客語「客」之後的輔音尾〔k〕，用「同位音」<sup>6</sup>的概念來處理。其實，羅肇錦根據客家形成的時空關係推導出陽聲韻語與入聲韻的生成順序，認為由於客家形成的時空順序是：

贛南→閩西→粵北→粵東→臺灣、湘、川、桂

東晉→隋唐→唐宋→元明→清初以後

而從語言的現象看，正是先有喉塞音-ʔ，再有-k -t -p，鼻音韻尾則先有鼻化音，再發展出舌根、舌尖鼻音-ŋ -n，最後再產生-m。(羅肇錦 2016：194-195)

用這樣的論點說明「哈」〔ha〕演變成「客」〔hak〕更有歷史語言的有力證據。姑且不論房學嘉指稱「客」的成分是漢人、荊楚人、

<sup>6</sup> 這裏採取董忠司的指導而修正。

吳越人、還是源自蠻的畬人，至此，山哈＝山客乃成的論。至於房學嘉「『山客』之客即今天客家之『客』」，仍待下面繼續討論。

#### 4. 畬客

這一小節我們繼續討論上一節的「畬客」如何演變成「山客」的問題。

清楊瀾《臨汀匯考》：

唐時初置汀州，徙內地民居之，而本土之苗，仍雜處其間，今汀人呼曰畬客。

《浙江通志》光緒年間《處州府志》中的《詩篇》賦道：“從官至山鄉，往往見畬客。其來自南荒，-----括倉漸東陬，百年此焉宅”。（王克旺等 1980：91）

清乾隆《龍岩州志·雜記志·畬客》

畬客即獠人，岩屬俱呼為“畬客”。（謝重光、鄒文清 2009：10）

「畬」、「客」關係中最为關鍵的一個名稱是「畬客」。徐規說：“畬客”一詞，無論在漢文書籍中或閩浙等地民間都很流行，意思和山客大致相同”。（徐規 1962：59）雖然我們也可以羅肇錦的理論來驗證「畬」〔sa〕演變成「山」〔san〕，是由於〔-n〕的生成，以符應徐規「畬客」與「山客」大致相同的說法。然而，當我們將「山哈」、「畬客」等詞中的漢譯加字「山」、「客」踢除，剩下的「哈」〔ha〕及「畬」〔sa〕如何自圓其說的對應呢？這一點我們就必須從朱希祖的考究：聲近越粵瑤的以諸切的「余」音來討論。

探究「畬」與「余」的語音對應，必須從聲母與韻母兩個部分分析：

就聲母部分：

「余」：廣韻喻母三等，根據曾運乾「喻三古歸匣」(竺家寧 1992：53) 的定論，「匣」在清化及顎化後，我們可以擬定這樣一個演化途徑：

[y] → [h] → [ ] 斜  
→ [ɛ] / [-i] 蛇

就韻母部分：

「余」：廣韻魚韻，魚韻字李方桂、金理新、王力等均認為主要元音是 [a] (李方桂 1980：28；金理新 2002：353；王力 2008：53)。結合畚族的源流與遷徙來看，歷史上畚族的源流如下：

武陵蠻 → 苗 → → → → 苗  
→ 瑤 → → → 瑤  
→ 畚 → 畚  
→ (客)

「漢晉以後、隋唐之際已遍布閩、粵、贛三省交界地區」，從時空的分佈看音韻的演化，以描述瑤的「畚客」的「畚」，朱希祖所謂的本音與變音，其實就是上古音韻的演化結果。

到這裡，我們似乎可以認定：「畚」→「山」，「哈」→「客」，從語詞語意的產生，畚族由於山居而有「山」的稱呼，「客」就只以漢字記音，「畚」變為「山」，「哈」變為「客」用羅肇錦「先有喉塞音-ʔ，再有-k -t -p，鼻音韻尾則先有鼻化音，再發展出舌根、舌尖鼻音-ŋ -n，最後再產生-m。」(羅肇錦 2016：194-195) 的理論印證，再明顯不過了。所以畚族的民稱演變可能是：

「山哈」→「山客」

或是

「畚客」→「山客」

而「山哈」、「山客」、「畚客」以一個修飾關係偏正結構的複合詞遞經演變，其中在語序上仍然存在吳中杰的專名化與一般修飾性複合詞的不同。

### 5.山峯、山客畚

在探討「畚客」名稱的時候，我們經常看到與「畚」字組合的詞中，語序通常是「畚」字在前，還有一種「畚」字在後的語序組合，容易忽略。

張士璉海陽縣志兵事篇云：

潮州府民有山峯-----。(朱希祖 1992：IV)

王象之《輿地紀勝》卷“梅洲”條云

“稜禾”，不知種之所自出。植干自熟，粒粒粗礪，間有糯。亦可釀，但風味不醇。此本山客峯所種。今居民往往取其種而蒔之。(謝重光 2001：26)

當「畚」字在語序組合的前面時，與「畚」字在語序組合的後面時，所指涉的對象沒有不同，不過是兼用了橋本萬太郎的順形結構與逆行結構（橋本萬太郎 1983：41-44）罷了。

我們結合與畚族重疊數百年的客家人對「畚」的音讀來探究，意義就可以彰顯出來。客家語的「畚」讀作〔sa<sup>11</sup>〕（儕），儕〔sa<sup>11</sup>〕的意思如下：

儕〔sa<sup>11</sup>〕：(1) 指人的意思。你係麼儕？（你是誰）

你係麼人？（你是誰）

(2) 計數人的量詞。例如：有幾多儕人會來？（有幾個人會來？）

畚話的〔sa<sup>11</sup>〕或客家話的〔sa<sup>11</sup>〕，原來是稱人的意思，後來用作稱人的計量詞。如果考證對漢字的原初寫法，「奢」會是本字，但考量其鄙視的意義，才改做這「儕」。

用稱人的記音作為族稱，歷史文獻上不乏例子，例如：

緬語支的姆魯語(Mru)“人”mrū，如同民族名。(吳安其 2002：326)

雲南、廣西的壯族有“布土”、“布雅依”、“布儂”、“布壯”、“布傣”、“布沙”、“布偏”、“天保”(自稱“布儂”)、“黑衣”(自稱“布雄”)等，“布”是人的意思。(施聯朱 2003：11)

(雲南)克木人自稱“克木”(kamu)，是“人”的意思。(施聯朱 2003：51)

順形結構是南方少數民族語言的類型，逆行結構是北方通語的類型，其中逆行結構的專名化(吳中杰 2004：114)是值得關注的地方，受到北方通語的影響，表現為逆行結構的語詞有專名化的現象。拿唐末衡山玄泰禪師的《畚山謠》做例子：

畚山兒，畚山兒，無所知，年年斫斷青山岬。就中最好衡山色，杉松利斧摧貞枝。靈禽野鶴無因依，白雲迴避青煙飛。猿猱路絕岩崖出，芝術失跟茅草肥。年年斫霸仍再鋤，千秋終是難復初。又道今年種不多，來年更斫向陽坡。國家壽岳尚如此，不知此理如之何。(謝重光 2001：27)

其中的「畚山兒」可以和「山客嶺」做對比分析：

畚山兒

山客嶺

正偏<sup>7</sup>偏正

偏正

偏正

用層次分析法來分析，「山客」是並列結構，後面加上「峯」後，形成偏正結構，意思為山人。「畚山兒」的「畚山」，以橋本萬太郎的順形結構（橋本萬太郎 1983：41-44）看，它是中心語在前，修飾語在後的偏正結構，後面加上「兒」形成「畚山兒」，專名化<sup>8</sup>的「畚山」成為修飾語，以修飾「兒」字。

原畚至此，「畚」字作為畚族族群民系的族稱，從語音上考究，他連繫著「哈」，連繫著「哈」，也就連繫著「客」、連繫著「山」；從詞彙意義上考究，「畚」同「峯」，是刀耕火種而巢居的一群山人；從語法語義上考究，客家人呼人為「畚」<sup>9</sup>，「畚山」、「山客」的專名化，畚、客關係乃呼之欲出。

### （三）釋「畚客」

從第一小節原客與第二小節原畚的詳細分析中，為了避免重複絮叨，我們可以將「畚」、「客」關係的演變，化約為公式呈現如下：

#### 1. 從族源歷史上：

和蠻→瑤人→畚客→客家

#### 2. 從音韻演變上：

（1）聲母：[ɣ] → [h] → [ ]。

→ [h→ç] / [-i]。

（2）韻母：[ho] → [ha]。

<sup>7</sup> 這裏根據董忠司的意見修正為正偏結構。但若專名化之後仍為偏正結構。

<sup>8</sup> 這裏引用吳中杰的概念。

<sup>9</sup> 「畚」既做「人」解，由此或恐產生的疑惑是，「畚客」即可解為「人客」，符合南方詞序的順形結構而為「客人」（客家人），但如此一來「人客」卻與做客人解的意義香混淆。

(3) 全稱：〔ha〕→〔hak〕→〔hakka〕。

### 3.從詞彙意義上：

- (1) 畚→山，哈→客。
- (2) 山哈→山客，畚客→山客。
- (3) 山哈=畚客=山客。

### 4.從語法語義上：

- (1) 山嶺=山客嶺<sup>10</sup>=山人。
- (2) 畚山：本意為山人。順行結構。

專名化後意為畚族所居之山。逆行結構。

### 5.從民系族稱上：

### 6.畚就是客、客就是畚

本文從族源歷史、從音韻演變、從詞彙意義、從語法語義上曲折迂迴的討論，無非是在說明畚就是客、客就是畚的由來。然而，浮雲所謂

畚音蛇。

從番從入。

畚之為畚（從番從入），不知始自何時，亦不知何人創造，處州之人，無人不知。

或云作畚，係是音余，又音奢，並非音蛇。與畚客之畚（從番從入），毫無干涉，焉得引為實據，因仍做畚（從番從入），以別附會。

<sup>10</sup> 另有許多「畚」字在語序組合之後，作為地名名稱的，雖然也是偏正結構，那是「畚」字另向村落意義的引申，不是稱人的指涉。

畬客者，盤瓠遺種也。

處州十邑，無邑不有畬客。

畬客見官長，自稱曰畬民，而土人皆乎其為畬客，或稱為客家人，或稱為畬客人，或稱為畬家人。

然對面相呼，諱稱畬字，並諱稱客字，必曰爾邊人，我邊人，而畬客始說。

處州之有畬客也，說者謂自順治年間始。(浮雲 2003：11-23)(畬字，原文皆從番從人)

已然言簡意賅的點出畬就是客，客就是畬，畬客就是客家人。浙江處州是畬族在明朝中葉遷移高峰時的遷入地，雖說或稱客家人的「畬客」一詞相傳始於順治年間，總是從閩、粵、贛大本營帶過去的，推算起來，「客家人」稱謂一詞的發生，最遲不會晚於明朝中葉，甚至伴隨「畬客」之後而產生。

### 三、結語

自從羅香林的客家五次遷移說開始，一般的研究學者們或多或少都把北方移民視為客家先民。我不知道這是否從現在明顯的「畬」「客」分野而引發的判斷。若以羅香林的論述，客家民系形成於宋朝，以梁肇廷的族群邊界理論，此時的客家應已從文化群演變為族群，在閩粵贛地區至少有一個相對立的畬族，南宋劉克莊的《漳州喻畬》、王象之《輿地紀勝》裡，已有「畬民」、「山客輦」等「畬」民的文獻記載，而挾著文化優勢的所謂客家先民，反倒沒有一個族群民系的名稱，理論上說不過去。這種情形，有兩種可能，一個可能是客家民系尚未形成，另外一個可能則是客家民系雖然形成，但族群民系的族稱不叫「客」。

在臺灣「客人」、「客民」、「客仔」、「客子」等稱謂，在大陸「獠」、「犵」、「蛇客」都是族群邊界，對立區分的產物，終清朝之世，閩客



械鬥，原客衝突不絕如縷，若有所謂客家名稱回遷大本營的作用，康熙及乾隆兩次大事變之後，受褒揚為義民的客民，難道不挾此優勢，奉旨回傳大本營，豈待咸同之際的土客械鬥之後然呢？

有清一朝，臺灣的歷史紀錄並無「客家」的紀錄，「客家」一詞當從大陸播遷至台灣。而在浮雲的紀錄中，或稱客家人的「畬客」一詞，相傳始於順治年間，浙江處州的畬客是明朝中葉畬族遷移高峰的遷入地。往前推算，「客家」一詞的產生最遲不會晚於明朝中葉，甚至可以說伴隨「畬客」之後而產生。

選擇了具有關鍵性的有關「畬客」的各種名稱，綜合族源歷史、音韻演變、詞彙意義、語法語義、民系族稱的演變關係，我們同意浮雲所謂「畬客，或稱為客家人，或稱為畬客人，或稱為畬家人」。而認為「畬就是客，客就是畬」。套用陳寅恪「漢人與胡人之分別，在南北朝時代，文化較血統尤為重要。凡漢化之人，即目為漢人；胡化之人，即目為胡人。其血統如何，在所不論」（房學嘉 1996：12）<sup>11</sup>。畬族與客家的分別不在於血統，而在於文化，陳文紅（2009）認為：「畬族與客家族群，經過“漢入畬”、“畬化客”、“客返畬”的歷程」，而蔣燮（2015）進一步認為：「“客返畬”之前的“畬化客”階段，畬、客族群其實是以一種族群身份“一體化”的方式存在的」。我們可以說從王象之「山客嶺」開始，就已經預示了「畬就是客，客就是畬」的先聲，客家是漢化的畬族，不無可能。

<sup>11</sup> 轉引自房學家《客家源流探奧》〈序〉陳勝莽著，頁 12。

## 參考書目

- 尹章義，2003，《臺灣客家史研究》。臺北市：臺北市客委會。
- 毛宗武、蒙朝吉，1986，《畬語簡志》。北京：民族出版社。
- 王力，2008，《漢語語音史》。北京：商務印書館。
- 王克旺，1980，〈浙江省少數民族-----畬族簡介〉。《杭州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85-87。
- 王克旺等，1980，〈關於畬族來源〉。《中央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89-91。
- 王東，1998，《客家學導論》。臺北市：南天書局。
- 王建紅，2011，〈融入與適應：明清漳州藍姓畬族的崛起〉。《閩台文化交流》(28)：77-80。
- 王瑛曾，1993，《重修鳳山縣志》。南投：台灣省文獻會。
- 古國順等，2005，《臺灣客語概論》。臺北市：五南圖書公司。
- 伊能嘉矩，1991，《臺灣文化志下冊》。臺中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 朱希祖，1992，〈客家研究導論序〉。《客家研究導論》，I -XII。
- 吳中杰，2004，《畬族語言研究》。新竹：國立清華大學博士論文。
- 吳安其，2002，《漢藏語同源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
- 呂叔湘，2005，《漢語語法分析問題》。北京：商務印書館。
- 李文良，2011，《清代臺灣的移墾與「客家」社會》。臺北市：臺大出版中心。
- 李方桂，1980《上古音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

- 沙加爾著；龔群虎譯，2004，《上古漢語詞根》。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阮元校刻，2009，《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
- 周鍾瑄，1993，《諸羅縣志》。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 房學嘉，1996，《客家源流探奧》。臺北市：武陵出版有限公司。
- 林正慧，2015，《臺灣客家的形塑歷程-----清代至戰後的追索》。臺北市：臺大出版中心。
- 林清書，2013，〈山羊隔畚族“山客話”與客家話的歷史關係〉。《廣西民族師範學院學報》，30（1）：86-89。
- 竺家寧，1992，《聲韻學》。臺北市：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 金理新，2002，《上古漢語音系》。合肥：黃山書社。
- 施添福，2001，《清代臺灣的地域社會-----竹塹地區的歷史地理研究》。新竹縣：新竹縣文化局。
- 施聯朱，2003，《施聯朱民族研究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
- 徐 規，1962，〈畚族的名稱、來源和遷徙〉。《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科學版》（1）57-62。
- 浮 雲，2003，《畚客風俗》。揚州：廣陵書社。
- 梁肇廷，2015，《中國歷史上的移民與族群性：客家、棚民及其鄰居們》。臺北市：南天書局。
- 陳元煦，1987，〈淺談“畚”字含義與畚族名稱〉。《福州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3）：118-121。
- 陳支平，1998，《客家源流新論-----誰是客家人》。臺北市：台原出版社。

- 陳文紅，2009，〈客家語畬族關係：一個客家學研究歷久彌新的命題〉。  
《贛南師範學院學報》(4)：1。
- 陳文達，1993，《臺灣縣志》，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 陳文達，1993，《鳳山縣志》。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 陳保亞，1999，《20世紀中國語言學方法論》。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
- 陳彭年等，2001，《新校宋本廣韻》。臺北市：洪葉文化。
- 游文良，2002，《畬族語言》。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 黃叔璥，1996，《臺海使槎錄》。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 趙則玲，2004，〈試論畬話的歸屬〉。《語言科學》3(5)：87-94。
- 蔣炳釗，1983，〈福建畬族的族稱、源流和遷徙〉。《福建論壇社科教育版》(2)：75-80。
- 蔣燮，2015，〈贛南道教節日祈祥法事儀式音樂折射的畬客族群關係-----以“認同”的視角〉。《贛南師範學院學報》(1)：3-7。
- 橋本萬太郎，1983，《語言地理類型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謝重光，2001，〈畬族在宋代的形成及其分布地域〉。《韓山師範學學報》(1)：26-56。
- 謝重光，2007，〈也論客家稱謂正式出現的時間、地域和背景〉。《福建省社會主義學院學報》(3)：22-25。
- 謝重光，2013，〈清代台灣客家六堆義民的評價問題〉。《閩台文化研究》(3)：5-11。
- 謝重光、鄒文清，2009，〈試論明清粵閩畬民文獻源流-----從《獠民紀略》“中獸力斃”之類描述談起〉。《贛南師範學院學報》(4)：

9-13。

藍鼎元，1993，〈閩粵相仇論〉，頁 353-353，收於王瑛曾，《重修鳳山縣志》。南投：臺灣省文獻會。

藍鼎元，1997，《東征集》。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羅美珍，1980，〈畚族所說的客家話〉。《中央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76-88。

羅香林，1992，《客家研究導論》。臺北市：南天書局。

羅烈師，2006，《臺灣客家之形成：以竹塹地區為核心的觀察》。新竹：國立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羅肇錦，1984，《四縣客語與法研究》。臺北市：臺灣學生書局。

羅肇錦，1998，〈漳泉鬥的閩客情結初探〉。《臺灣文獻》49(4)：173-185。

羅肇錦，2000，《臺灣客家族群史---語言篇》。南投：臺灣省文獻會。

羅肇錦，2003，〈漳泉鬥的閩客情結再探〉。《臺灣文獻》54(1)：105-132。

羅肇錦，2007，〈語言文化篇〉，頁 237-239，收於徐正光主編，《臺灣客家研究概論》。臺北：行政院客家委員會、臺灣客家研究學會。

羅肇錦，2016，〈原客-----客的前身是畚瑤〉，論文發表於「客家方言調查與研究-----第十一屆客家方言國際學術研討會」。江西：南昌大學，2014年8月22-25日。

覺羅滿保，1993，〈題義民效力議敘疏〉。頁 343-346，收於王瑛曾主編，《重修鳳山縣志》。南投：台灣省文獻會。

